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漋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郭賓

太平治迹統類卷九

宋 彭百川 撰

仁宗諸臣謀國遠略

天聖元年秋八月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州朝京師圖入相張詠奏惟演憸人今若遂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内侍持奏示之惟演猶望顧不前御史鞠詠語左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毀之惟演聞乃

亟去王欽若知江寧徙潤州王隨代之在江寧會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糴以要高價爾乃大出官粟私價遂平他郡計口以糴者不能自足輒多流亡天聖三年春中丞薛奎罷知秦州州宿重兵費常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種謹商算歲終廩粟積者三百萬征行者三十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復得芻糧十餘萬三月徙知河南陳堯佐知并州每汾水漲人憂溺堯佐為築堤

種柳數萬本作柳溪亭民賴其利矣天聖四年八月詔修泰州捍海堰久廢不治歲歲患海濤西溪監税范仲淹言于運使張綸請復之綸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役既興會大雨雪衆言不可復詔遣使按視將罷之又詔運使淮南胡令儀同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仲淹尋以憂去以書抵綸言復堰之利表三請願身執其役乃命綸權知泰州堰自小海寨至耿莊凡一百八十里於運河置閘納潮水通漕水踰年堰成流民歸者

一千六百餘户民為綸立生祠天聖六年八月員外郎
陳貫知涇州督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賦租出入
皆自檢覈常謂僚屬日視縣官物如已物容有姦乎州
人憚其嚴徙為利路轉運使歲饑自以職田粟賑饑率
富民令計口占粟發其餘活幾萬人詔書褒諭發運使
綸知泰州綸天禧末為發運副使時鹽貨積虧者十年
綸力奏除通楚泰三州鹽户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
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

歲入課又三百五十萬居三歲增上供米八十萬在江
淮踰十年為民興利除害甚衆十一月冬至上率百官
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秘閣校理范仲淹奏言天子有
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儀無北面之儀若奉
親于内行家人禮可也今與百官同例虧君禮損主威
不可以為後世法不報晏殊初薦仲淹聞之大懼召仲
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緣辱
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殊

不能答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媿謝又奏請
太后還政不報乞補外為河中府通判
明道元年春以新知江陵杜衍為河北都運使命衍守
荊南御史郭勸言衍清直當留本朝不聽會河北乏軍
費加衍一官往經度之不增賦于民而用足薛奎為泰
州益州皆辟明鎬自隨還朝上問輔臣以鎬所用奎曰
鎬文妙學博而沉摯有謀能斷大事願陛下用之二年
十月秘閣校理吳遵路為開封推官太后稱制遵路條

奏十餘事語切直忤太后出知崇州導路至州即令轉

市吳中米以備歲歉已而果大乏饑民以濟自他州流

者十全八九仲淹安撫淮南薦導路為郡得古人風乞

以其救災事迹頒州郡為法并付史館

景祐元年八月甲子叅政宋綬以帝富於春秋天下無

事慮燕樂有漸乃上言自古守成之君皆兢兢抑畏不

忘顧畏者何也人心逸於久安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事

之始銷變於未萌之前若事至而應不亦殆歟願飭羣

臣勿以承平自怠九月丁酉帝康復許布以鍼進上疾愈范仲淹知達州未幾徙蘇州州北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未就徙明州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庚子詔復任十一月御史楊沔言同安尉李安世以上書狂悖下吏傷納諫之仁責降監永州酒稅以唐天后覆車為戒二年正月徙江東運使蔣堂為淮南轉運使堂在淮南歳薦吏工百員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矣三月巳丑以中丞杜衍權判吏

部流內銓先是選補科格繁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賄
衍視事即敕吏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
本末曲折明日曉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
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為奸利居月餘聲動京師後
改官知審官院裁制如判銓法度支判官段少連為兩
浙轉運副使舊使者至郡縣索薄書不暇殫閱往往委
之吏胥持以為貨少連命郡縣上薄書悉織識遇事問
取一二日自閱摘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閱者全織識

以還由是吏不能為姦州縣簿書莫敢不治石介不名

歐陽與杜衍書云可謂中書舉動也御史臺初辟以言事不召耳

康定元年十一月丙子河東運使楊偕為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從副部署赴河外戒曰遇賊將戰一禀副部署中人不服捧檄訴偕叱曰汝知違主帥命即斬首乎監軍怖汗不覺墮笏翌日告疾未幾告卒于是軍政肅然五月乙丑王德用為定州都部署至官日教士卒習

戰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狄中謂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觧時朝廷發兵屯川幾六萬寓居逆旅及民間閴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横將校相戒曰吾輩各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日倉中給軍糧軍士以米黑諠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米來見德

用德用曰從我入倉視之乃往名專副曰昨者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以先給黑米後給白米此輩見所得米黑以盡如是故諠譁爾專知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二人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諠譁四卒相顧曰向者有八分白米故爾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從者亦各杖二十名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敢如此欲求配決乎指揮使再拜流汗乃捨之軍中肅然僚

佐皆服其能處事張亢權知瀛州兼部署亢去高陽每遣諜者厚與金帛無所吝亢間處便坐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罵久之曰我非闍使劇我外生女子自小教歌舞甚妙麗爲敵騎掠去今幸于敵王日夜居帳中將卒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闍使善結之敵中情偽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聘須紫竹鞭闍使所執可與也凡所市物皆從之自是敵中動靜必告時邊臣多警每一掛荅費甚惟高陽獨否龍川別志

慶歷三年韓琦既至陜西居歲大饑羣盜嘯聚張海郭邈等率衆相合于商號之郊宣毅保健郃興等又招誘鑄錢監商號藍田丞馳報于延雍帥臣未有所處琦尋遣屬官往商號料簡錢監役兵其借素沿邊禁兵即令却歸元配州軍壯健役兵並押歸陜府填龍猛龍騎壯健闕額郡興榜致之謀遂不得行又遣内侍黄琮范廷齎宣撫司榜收其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名謝雲行等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擒捕餘黨殆盡闕輔遂

安堵矣是冬大厚河中同華十餘州軍物價翔貴居民相率東徙琦即選官分詰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奏差提刑許崇壽尊切往來提舉蒲華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稱是時民力久困琦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雖多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為廂軍云或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豈聞有

亂者哉慶歷五年春先是田況用事言比來災咎頻仍蝗旱繼作陛下責躬引慝不遑寧處以至躬祈道佛並走羣望薰祓之意可謂至矣然常詳觀當世之獘驗災失之由其實斂役重而民愁和氣傷而沴作役斂之重由國計之日窘國計日窘由冗兵之日蓄今天下兵已踰百萬比先朝兵幾三倍矣宜分遣幹臣揀選諸路宣毅保健等軍不堪戰者並降為平常廂軍不堪役者並放停議者必曰兵驕久一旦遽加澄汰恐立以致亂此

慮事之疎也孱弱之兵既不堪戰勇强者亦恥爲伍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今天下財用不足以贍冗食之兵倘或顧恤細故而不思救弊之原臣竊憂之三月右諫議韓琦言杜衍爲相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自乞保邊朝廷任之固亦有名富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自請行事畢還朝甫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責補閒郡中外不知弼得罪之因臣亦痛弼何負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忠臣義士指弼爲戒

孰肯為國家之用所損非細兼云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決私忿非國家之福疏入不報琦請補外罷知揚州是月歐陽修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相繼而罷必有朋黨專權之説上惑聖聰略云杜衍為人清謹而確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統四人為性各有不同雖皆歸于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于議事多不相從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争而寛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

請亟修邊備富弼料九事言契丹必不來如尹洙亦仲淹之黨爭水洛城事琦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為至明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為誣矣䟽入不報指修為朋黨者益惡焉戊申章得象罷為鎮安節度判陳州得象在中書八年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

抑而不進方陝西用兵上鋭意天下事進周韓范富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琦等去得象居位自若御史裏行孫抗言之得象十二章求罷上不得已乃許之癸巳河北都運按察使歐陽修論北敵地界略云臣見朝廷常有懼敵之色而無憂敵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敵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

目今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又曰朝廷不以此事為憂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于用人之際又若忽其不憂此臣之所未喻也甲戌修降知滁州權知開封楊日嚴使獄吏附致其罪錢明逸言之也始詔蘇世安王昭明雜治安世獨辨修之誣雖忤執政意二人俱得罪然君子多之九月甲辰徙江南按察使杜紘知衡州紘常自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肆貪殘于一郡一邑害于良

民千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聞者望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然竟苛刻下遷富弼薦為按察使是年詔改范富所行事冬帝常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言兖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為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育曰盜賊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壬寅劉湜兼御史知雜議者謂湜探宰相意深致尹洙罪故得優擢御史包拯還自契丹言河北沿邊將帥未甚得人乞加精選慶歷

六年秋九月戶部副使夏安期為陜西都轉運使安期與諸路安撫使議邊費凡奏省員及汰邊防之不任役者五萬人八年三月翰林學士張方平既退朝會鎖院草制方平即條對所問夜半與制書俱上時夏竦因執中令坐門制

詔言事

詔言事曰康定慶歷之間朝廷議刺民兵備廂軍充禁旅匪任臺諫屢上章疏極言其害至于今日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際及建隆以來兵數乞朝廷速加圖議太祖兵不及十五萬人真宗增至四

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廂軍等不在此數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財用且成天下之大患若不早汰後無及矣然兹事體大非君臣同心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又云臣曾任勾當三班院在院使臣景祐中約計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合學士及兩省以上官景祐中四千餘員今六千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班簿點算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内銓取責在銓選人畢竟不知數

目大約三員守一闕略計萬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品

如此若更五六年其將奈何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

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効亦馭將帥之一節也帝

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對

曰凡臣所陳實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耳至于天下大

勢臣請為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

在天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天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

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

審于聽受而已上覽奏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方平
御史中丞魚周詢答手詔所問令元昊幼子新立迺朝
廷寛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制以紓匱乏之願委安
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裁減冗兵節省浮費
禁止横斂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及守宰之貪殘仍冀
特發宸斷出内帑錢助關陜經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
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税籍
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翰林侍讀學

士葉清臣在永興條對甲寅詔書所問其言多劘切權
貴云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常敢言
人主纎微過差或宫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
未踰歲遷擢已加倫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宫中畜犬
設棘以為守御削弱朝體取笑夷狄不加訶譴擢為諫
官以此術略獻納左右王逵兩為湖南轉運使所至苛
虐誅剥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
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

皇祐元年户部副使包拯言教民兵增禁兵略云邊任武將未甚得人將者人之司而邦國安危所係可不審擇之道不當限以名位高下但辨其能之可否苟得實材則擢而用之專而委之必有成功若不素為之具緩急旋求之必無所及矣契丹與夏人相攻聚兵近塞遣使來告邊候稍警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陛下臨馭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逸而叛羌黠寇頻歲為患顧上無失德朝無闕政而

敢爾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邉鄙乎明詔問輔翼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耳今輔翼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于將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

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龎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楊偕沉毅有術略張亢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至若威馭綏寧即竦戢尤其所長明詔問朔方災傷軍儲鈌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蓋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不復追臣未見可也且如施昌言秉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辨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

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今仲春而尚未予奪財賦何縁得豐先朝置内𤦺本備非常今為主者所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為備則臣不知其所為也詔問戰馬之絶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常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須費錢百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陜西京東西五路上户一馬中户二户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不為難矣三月户

部副使包拯荅詔所問禦邊之策拯言備凶荒入穀贖罪汰老弱之兵以寬民力臣云所陳皆國家之常務而言者多反之臣謂今切務在擇政府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不懼以安危為巳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患而紓陛下之憂詔所問在新政門又言分兵就糧諸軍一遇有警即時可以發之若謂敵好方堅趨過目前以為成算憚于更張措置臣恐日朘月剥中外益以殫勞一旦用兵則重加暴斂民必怨叛肘腋之下皆為

仇讎豈敢禦寇哉此乃國家根本之患若不鋭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癸丑詔徙河北闕糧處土兵於近南州軍候措置邊儲有備復令還屯從包拯之言也夏四月丁亥右司諫錢彦遠上勸農疏曰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才禦水旱制蠻夷之本原也唐開元戸八百九十餘萬而定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戸七百三十餘萬而定墾田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是田疇不闢遊手多也勸農其

可不興乎上嘉納之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今財力大屈所患在於兵冗竭天下所出之物僅能以供億陛下幸聽臣言特行處置一路之内可三數萬人亦省費之一端十一月壬戌詔定與施行之詔見聖政門郯又言方今天下之患莫甚于冗食未去冗食未去不可以節財用財用未節不可以除橫歛橫歛未除不可以寛民力民力未寛不可以求治求治宜以去冗食為先包拯又言略云臣謂冗兵耗於上冗使耗於下欲救其弊當治其原治其

原者在乎减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减用度不節雖善為計亦不能救也今夫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鋭意而改圖俱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患矣願陛下上體祖宗之成憲下恤生靈之重困因謂設官太多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衆則宜罷招募揀老幼土木之功不急者罷之費出無名者並除之懲禁中奢侈之端節上下浮枉之費當成平之代建長久之策願

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天祐二年二月左正言賈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論富弼韓琦范仲淹可大用及杜衍貶黜言行無罪且旨從中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肆讒毀害及忠良不可不察秋甲午諫院吴奎言陛下十數年以來每降詔令及所行事或為横議所移或為姦謀所破中外不甚為信皆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鋭而不能久自明堂降詔杜絶内

降忠賢莫不增氣羣小莫不革面願陛下謹守前書堅于金石如是則太平之風有望于兹矣四年知諫院包拯為河北都轉運使在諫院二年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一切内除曲恩又列上魏公三疏以為龜鑑又列條七事奏疏多見采納一曰險偽之臣誣陷良善當研覈其實二毋以朋黨疑臣下三納公議以别白臧否四毋主先入之説五革猜忌之近制而法景祐之初六罷妬賢嫉能之臣毋俾久塞要路七躬閲讁籍之臣而加寵

擢彰化節度知延州狄青為樞密副使御史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為執政有不可者五御史郭贄亦以為言不聽青時面涅猶存常敕青傅粉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擢臣於功不問門第閥閱臣有今日以涅耳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皇祐五年壬戌知定州韓琦知并州琦至并州首罷前守李昭亮所興不急之務奏逐走馬承受廖浩然奏略云既逐一大帥又望風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歎不安且浩

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然臣將行法矣上俾浩然馳歸敕本省鞭之秋庄宅副使趙滋為并代部署初滋為定州路駐泊都監常給事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耶使衆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為真將帥才滋有是命從琦請也三月殿中侍御吕景初言救災之術乞罷招補而汰冗濫又言為陛下計惟急于擇士篤于任賢無以朋黨疑臣下若賢者類進則可以為朝廷選將帥明紀律

歲月磨之使變陳熊兵最備嚴常若敵至則夷狄不敢動而有所捍禦矣

至和元年馬遵等以言梁適罷官職中丞孫抃言臣昨論梁適事令風聞呂景初等並議譴謫必是姦人以巧言移人主意遂使邪正曲直潰然倒置又累奏乞還遵等不報丙申知諫院范鎮言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盡心竭慮無所不至蓋下吏不稱職使陛下憂勤于上人民苦愁于下也夫以國家用調責

之三司三司責之運使運使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
民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自用不給則嗟怨之氣干戾
天地此水旱所以作也願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祖宗
朝廷建隆天聖中官吏與所蓄兵及天下人賦之數而
斟酌裁節之庶國用有常民力有餘陛下雖高拱無所
事而天地之和應矣至和元年秋九月權三司使楊察
為戶部侍郎時提舉集禧觀事内侍楊永德請察建抃
河置水遞鋪察條其不便罷之永德毀察於上前察乞

置帝從其請知諫院范鎮言陛下宜以察所爭四事下中書樞密大臣詳正是非付有司依公施行殿中侍御史趙抃亦言察若有罪不當遽轉官資若本無罪不當遽罷不報抃西安人也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倖時號鐵面御史冬十月范鎮又言臣常建議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請詔中書樞密大臣裁節損益累月不報退自念中書之務莫急于此朝廷恬然不以為怪此臣區區不得隱默也云景德時兵不滿五十萬今兵倍之矣敵

纔遣一介之使增益者又數萬及其去也中外相慶謂無事殊不知新兵之費歲損一百萬緡矣其費非出于建議者之家一出于民也方愁苦之時又重賦之以為滿計者吾未見其可也又云臣以為備契丹莫若寛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寛關陜之民備雲南寛兩川湖領之民備天下寛天下之民民力寛則知自愛雖有外虞人可以為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何征而不服哉又言官所以養民者也兵所以衞民者

也今養民衛民者反以殘民而大臣不知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兵也

至和二年初命張方平知益州未行而程戡已先入為三政運使高良夫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妄言蠻賊智高在南詔欲冦蜀良夫聞大驚屯兵邊郡發民築城民大驚擾朝廷發陜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于道路促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安得舉大兵為智高冦我哉必妄也臣當以静制之

道遇蜀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邊兵罷築城之役散遣弓手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人遂安已而得邛部川之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西南夷大震庚子御史趙抃言臣近奏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讐嫌隙排斥忠良很愎任情家聲狼籍入奏多日未賜省納趙抃又言陳執中之罪臣近累奏未蒙施行風聞同知諫院范鎮妄行營救小人朋邪不識恩出

陛下但知宰由執中伏望取内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鎮言陛下進退大臣不以職事而以私事故言事官大率急人私事而緩其職事執中身為平章變祖宗大樂隳朝廷典故縁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勝紀陛下罷内降近日内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天下民困正為兵多今益不已天變之發實為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執中御史

後付學士草詔使天下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家事而以職事後來執政不恤家事而盡心于職事初翰林吕溱上疏論執中内實姦邪外詐强項歷數其過惡十餘事上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辨溱于是以侍讀改滁州辭日特賜燕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為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經筵出者亦如例宰臣劉沆陳杜請託僥倖之路三弊既施行衆頗不悦未幾復故知諫院范鎮言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放

免賑貸存恤之恩不為不至然人民流離至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寛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少歉雖加重施已不濟事矣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不熟爾流民如此就死九穀不熟朝廷將如之何臣以為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古今之言太平者正于使民之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

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可以坐致顧陛下信任大臣如何爾鎮又言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户部或判度支是宰相制國用自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或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家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給人足天下安治不可得也乞使中書樞密通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以副陛下憂勞之心真宗時内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寳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益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禄者萬三千四百四十三禄廪俸禄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一萬及享明堂增置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自天聖以來帝每以經費為慮命官裁節者數矣

臣下亦屢以為言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牽於習俗卒無所建明議者以為恨馬丙辰侍御史趙抃言臣累上章乞正宰相陳執中之罪伏蒙陛下省納開悟宣付政府施行執中退處於私第不赴朝請前後數月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此趨朝再入中書供職如故中外驚駭不測聖情臣不知陛下以執中之罪為有耶以臣之言為是耶非耶陛下若以臣言為是以執中為有罪乞即陛下早正朝廷之法而罷免相位以從天下之公議陛下

若以臣言為非而執中無罪亦乞陛下正朝廷之法而竄臣遠方宣布中外以誡後來五月范鎮又言河北招兵略云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以先困國用以先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而大臣以為難者臣所以深惑也又言陛下誠罷令招兵敕大臣使具太祖時賦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祖真宗天聖中賦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令賦入之數十分為率七分給

郊廟宮省諸費三分留補水旱及緩急非常為之十年僅可以言治歐陽修賈黯補外知制誥劉敞言二人復留陳執中竟罷為鎮海節度判亳州趙抃攻鎮尤力鎮由是與抃有隙范鎮乞罷黜倚權姦猾使良善得以立

嘉祐元年春御史張昇奏臺諫官乞許依例上殿奏事以開言路尋有詔許中書上殿甲子趙抃言臣去年奏陳執中乞下其事而罷免之是時范鎮不顧公議陰為論列營救臣尋與御史范師道抨鎮阿黨今鎮除知雜

臣見居臺憲之地趣向各異難為同處伏望除臣江浙
一州軍合入差遣范鎮言臣前後五奏留中趙抃不知
本末至今交結毁臣不已伏乞檢會前奏并今狀付中
書明辨施行上之得疾也賈昌朝陰結右班副都知武
繼隆令司天官二人於大慶殿廷兩府聚處執狀抗言
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彦博知其意顧
未有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
教也史忌聽等以其狀白執政彦博視而懐之有喜色

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名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乎汝罪當族二人色懼變彥博曰觀汝真狂愚爾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于宮中不安衆皆曰善及議遣司天定六塔于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曰請留之彥博曰彼何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

六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壬子兵部侍郎平章事劉沆罷為工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范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昇言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捨必由陛下柰何以宰相怒斥之願明曲直以正名分凡十七上沆知不勝乃自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南京故有是命昇為中丞彈劾無所避上謂昇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曰臣朴學愚忠仰托睿聖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高者多而赤心謀國者

少陛下似孤立也上為之感動嘉祐六年七月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二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徳曰臣切惟人君大徳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丁卯司馬光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逺謀四曰重微五曰務實七年五月知諫院司馬光上疏言財利曰為今之術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源而徐取之在減省浮費而省用之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

人之所重今人之所輕豈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農者食人勞力衣粗食糲官之百賦出焉歲豊賤貿其穀以應官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塡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之南畝難矣

仁宗平桂陽監賊

慶歴三年九月乙丑湖南轉運司言桂陽監蠻猺內冦自衡州常寧縣屬于桂陽郴連賀韶四州環紆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賦役謂之猺人有吉州巫黄捉鬼與其

兄弟數人皆習蠻法往來常寧出入溪洞誘蠻衆數百
盜販鹽殺官軍逃匿峒中既招出而殺之又從山下民
他處其黨遂合五千人出桂陽監藍山縣華陰峒害廵
檢李延祚潭州都監張克明詔發兵捕擊以劉沆為龍
圖閣直學士知潭州殿中丞楊畋提㸃荊湖南路刑獄
督之畋至湖南募才勇深入峒討擊然南方久不識兵
士卒多畏懼及戰孙漿峒前軍却大兵悉潰畋踣巖下
藉淺草得不死十一月詔轉運使郭輔之等如未能以

兵翦除即就便招撫四年五月以金部員外郎周陵為司勲員外郎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二月遣入内供奉官王昭明往宜州名募勇敢入峒捕擊三月又以殿中侍御史王絲為荆南路體量安撫提舉捉賊遣内侍齎手詔體量捉殺次第以聞諫官歐陽修言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畋鋭于擊討與郭之輔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亦無别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葢蠻賊只可招攜卒難翦撲

而畋等急于展効恐失事機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可使聽命今若擊之不已為害愈深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共思長策决定妙謀若遷移後時致彼昌熾兵久不已害之無涯修又言楊畋與蠻賊鬬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儲糧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切恐上下之心急于平賊聞比小捷便謂兵勝不能鎮静而外示輕脫其閒二事允合深思一曰不待成

功便可厚賞二曰謂其可殺吏不肯招苟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即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降之時機不可失伏乞即降敕書獎諭授以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仍少遲留庶合事體余靖言聞荆湖南路州軍以羣盜之故禁民不得耕種即不知出自何人指揮此仍驅民為盜耳乞特降指揮切責監

司帥臣諸州長吏疾速出榜告諭人户並令依舊任使便耕種靖又言湖南以錢絹募斬蠻賊首級軍人利于厚賞逢人即殺今又領兵九疑以盡殺為期則一方之民永陷塗炭矣伏乞朝廷抽田九疑之軍其蠻人首領許以官封平民各令歸業以示陛下含忍之德余靖又言風聞湖南蠻夷大燒城郭為害不止者切以賊本山獠居在嵓險嘯聚亡命出行抄掠數年以來未甚為害去冬今春氣熖漸盛其故何也蓋縁官軍枉殺良民以貪

厚賞近山百姓皆入賊中楊畋等攻賊巢穴意在蕩除由是賊出攻城以争死命雖聞朝廷屢令招撫而楊畋鷙勇欲盡賊徒臣愚以為憑朝廷之力取數千之賊勝之未足為武不勝適足為羞今來民皆逃亡城無蓄積必須急戰乃見勝負若能盡賊但恐百姓已盡臣切料賊勢已窮欲降久矣但緣楊畋固執前議賊亦恨之畋不罷去賊必疑我臣謂宜因楊畋待罪之際別與差遣假為此說招諭蠻人但畋不曉朝廷素求招納之意多

行殺戮今専委良將惠懷吾民百姓因此可以復歸山
獠因此可以撫綏事定之後用畋不遲不可重惜楊畋
而輕湖南一路百姓請又言中外措置湖南蠻事乖錯
六月降敕榜下知潭州劉沆招諭九月以徐的為荆湖
南路安撫使諫官歐陽修言朝廷處事不早及其臨事
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動差劉沆知潭州令專
了蠻事沆未到又差楊畋作提刑專了蠻事畋未到差
周陵為轉運使又令了蠻事周陵差敕未到又自朝廷遣

王絲安撫專令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彼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奏入不報的尋卒絲從廣東十月知潭州劉沆大發兵以敕榜至桂陽監招降叛蠻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十一月余靖言臣今欲于南郊赦書中特示存撫舊荆湖南北路人户先脅從及刼入賊中者限赦書到後百日内經官首身並令州縣支與舊來田業並與赦

罪靖又言乞朝廷抽回楊畋并九疑山下兵革昭示朝廷不尚殺伐之意五年三月詔荆湖南路安撫轉運提刑蠻事聽便宜從事八月以禮賓副使宋古為荆湖南路提殺蠻人九月湖南安撫使劉沆言與提點刑獄楊畋等八路入討蠻猺破蕩桃由平能家等處巢穴十月詔始聞湖南猺賊餘黨欲降其令本路罷出兵攻守及告諭逃匿者復歸舊處仍令州縣存撫之時唐和等復入冦與禮賓副使胡元右侍禁郭正趙鼎三班差使殿侍

王孝先戰于藍山縣華陰峒隘口元等敗之十二月新知渾州劉夔言唐和等比經胡元敗後益聚衆生疑恐轉為邊患乞降空頭宣命十道欲行招安與捕逐處溪洞守領從之開封府判官祠部員外郎周沆為荆湖南路轉運使代周陵經畫蠻人沆以蠻驟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蠻地險氣毒其人驕悍善用鋋盾北軍不能與之角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技藝者三千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獮取之使

其勢窮力屈然後招撫也六年三月以洛苑使蔣偕充
荆湖南路鈐轄四月以湖南都監宋守信兼知桂陽監
劉夔遣人諭蠻首使降不從五月夔舉兵敗唐和于銀
江源遂進破其巢穴蠻兵遁去前將以帛募蠻首至是
有持首取賞者按問乃輒殺平民夔誅之而罷募九月
户部判官祠部郎中崔嶧為荆湖南路體量安撫往議
討除招安之策宋守信言唐和嘯聚千餘人衆為盜五
六年卒不能克者朝廷不許攻討故也今衡州監酒黄

士元頗知溪峒事願得敢戰士千人土丁二百優給金帛使之捕逐必得然後已彼旣勢窮必將欵附朝廷用其策大發兵討賊賊遁入郴州黄莽山由趙峒轉運入英韶州界依山自保時出抄掠嶧又言太常博士楊畋常戰孤漿洞下人樂為用令欲殄賊非畋不可乃換東染院使荆湖南路鈐轄七年五月置桂陽監華陽寨以禁軍五百人守之唐和令其子執要領詣官自言願貸粮米居堡峒中朝廷乃補唐和盤知諒房承映承泰文

運等并為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察御史武騎尉充峒主知諒等和黨也楊畋曰賊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耗資糧据峒穴其勢必不久復亂欲招賊出峒而賊終以不聽明年賊果出陽山畋即領衆趨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乃潰

仁宗平歐希範

廣西環州隸宜州羈縻領思恩都亳二縣蠻歐希範者思恩人也狡黠頗知書常舉進士試禮部景祐末與其

族正辭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
鼓求錄用事下宜州而知州馮伸已言其妄編管全州
正辭亦常自言功不報二人皆觖望希範遁歸與正辭
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趕荔波峒蠻謀為亂將殺伸
已且曰若得廣西一方當建為大唐國會有日者石太
清至因使之筮太清曰君貴不過封侯乃令太清擇日
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為帝正辭為奉天開基建
國貴王希範為神武定國令桂州牧皆北向再拜以為受

天命又以歐丕績為宰相餘皆偽立名號補授四十餘人

慶歷四年正月丙子率衆五百破環州焚積聚以為武城軍又破帶溪寨下鎮寧州及普義寨有衆一千五百事聞詔轉運鈐轄司亟發兵擊捕之遣入內供奉官王昭明往宜州召募勇敢人入峒捕擊四月丁酉以京西轉運按察使杜杞為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安撫使寶元初朝廷出兵討安化叛蠻杞時知橫州言嶺南諸

郡無城郭兵甲之備牧守非易横為邕欽廉三州咽喉險阻可以屯兵應援三郡賊或奔衝是為控扼邕管内制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達權變練嶺外事者以為牧守使經制邊事於是執政請用杞平歐希範乃自京園名見遷秩而遣詔廣州發澄海軍一千人屯宜州捉賊李德用出韓婆嶺擊希範斬獲甚衆俘偽將崔盈譚護二人希範自是入保荔波峒間出拒官軍諫官余靖言歐正辭曾入蠻洞殺賊詣闕自陳將帥貪功不録其

績朝廷吝賞不與其恩因此怨恨歸而作賊今賊首未
獲而責卦巡官隨行人力坐族誅何益於事七月丁卯
詔廣西轉運安撫司出榜宜州有獲希範正辭蒙趕者
人賜袍帶錢三萬鹽千斤杜杞至宜州先遣急遞以檄
諭蠻聽其自新比至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吳香及
獄囚區出宏脫其械與衣帶使入洞説諭不聽五年三
月杞勒兵攻破白崖黄泥九居山寨及五洞焚毁積聚
斬首百餘級復環州希範與蒙趕散走使香招趕出降

杞謂將佐曰蠻依險阻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懐所以數叛今特以窮蹙來降後必復動莫如盡殺之乃擊牛馬為曼陁羅酒大會環州坐中伏兵擒誅數千餘人晝五藏為國釋厓病被脅與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以遺諸溪洞

仁宗築古渭塞

古渭州距秦州三百經啞兒峽邊臣屢欲城之而朝廷難于餽餉不許陝西轉運使范祥既議解鹽商驟加狃

于功利知秦州張昇未至祥權領州軍不謀于衆遽請修築未得其報輒自具役納藺氊世居渭州密邇夏人境夏人牧牛羊於境上藺氊掠取之夏人恐欲攻之藺氊懼力不敵因獻其地冀得戍兵以敵夏人藺氊先自跨有九谷後浸衰僅保三谷餘悉為他族所據青唐族最强據其鹽井日獲利可市馬八疋藺氊白祥比本我地亦乞漢家取之祥又多奪諸族地以招弓箭手故青唐及諸族皆懼舉兵遂叛

皇祐五年三月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寨殺官軍千餘人詔秦鳳路都總管劉涣招撫毋得深入輕戰降范祥為屯田員外郎議者謂責之太輕命陝西轉運使李參代范祥專制置觧鹽張昇既至秦州諸棄古渭勿城命戸部副使傅求兼秦鳳路置糧草頃之以昇知青州徙文彦博知秦州御史中丞孫抃言昨者築城境外衆蕃之心已皆不安今又特命舊相臨邊事異常例必轉增疑懼或生他變知永興軍晏殊秩將滿朝廷必藉彦

博才望不若遣鎮關中兼制秦鳳事宜庶蕃部不致驚擾傅求言今棄其城夏人必據其地更為秦患且已得而復棄之非所以强國威也按蔺氈父祖皆授漢官其地非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寨不為州以應榜招青唐等族酋諭以朝廷令築城寨實為汝諸族守衛而汝叛何也皆言官奪我鹽井及地無以為生求曰令不取汝鹽井及地則如何皆喜聽命遂罷兵求乃割其地四分之三以畀青唐等族卒城古渭命蔺氈為本地分

巡檢候一年能彈壓蕃部即與除順州刺史求又言古渭寨方發兵戍守不宜更易主帥乃命昇復知秦州昇命總管劉渙討叛羌渙逗遛不進昇命他將郭恩代之多所斬馘渙疾恩出巳上遂給奏恩所殺皆老稚朝廷疑焉十二月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守秦方平辭曰渙與昇有階級令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罷尋以舉郭恩發兵賊部遷右司郎中

至和元年八月丙午禮部侍郎知鄭州梁適為觀文殿

大學士知秦州御史中丞孫抃再疏言舊相不當臨邊不報初建古渭寨間為蕃部所抄乃益兵拒守而他族多驚疑適其牛酒名其大酋膳樂雞羅等撫定之罷所益兵終適之去蕃部不為寇十一月古渭寨畢工初築城費一百萬緡其後留兵戍守每歲費十萬緡

仁宗平保州亂軍

慶歷四年八月甲午保州軍亂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别領兵萬人號沿邊都廵檢司亦曰策先鋒以

知州軍為使署副二人析所領卒為三部使援鄰道太祖常用之有功詔再出巡部卒偏得廪賜軍中以為不均通判保州秘書丞石待舉獻計於都轉運使張昷之仍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别給錢糧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内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悦巡檢司雲翼卒楊言為亂知州劉繼宗心不安逸乃悉令納私所置教閲器杖會都監韋貴與待舉射弓賭酒而衆辱之貴憑酒嫚駡曰徒能以減削兵糧為已功因激其衆是

日給軍衣衆遂刼待舉兵入牙門待舉挈家上城出東門入無敵營會繼宗亦挈家至與待舉列無敵兵守闗城率神衛招收兵却入東門以拒亂兵旣而轉鬬不敵繼宗待舉復上城避之繼宗渡城壕溺水死待舉藏廐角中為亂卒所害衆怨待舉甚揭其首衆射之又疑走馬承受劉宗告與待舉同議亦害之始迫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為首守一不從而死乃擁韋貴据城以叛知廣信軍劉貽孫與走馬承受宋有言臨城諭叛兵有欲

降者計未决而諸路各進軍來討遂復固守拒命遣入
内供奉官劉保信馳往視之命知制誥田況知成徳軍
充真定府定州路安撫使往保州城下相度處置仍聽
便宜從事賜保州投來人員兵士特支錢降敕榜招安
況言保州縁邊人户多扇言軍城作亂將引契丹兵馬
入界以臣所料必有姦人因欲揺動邊民乞下沿邊安
撫司密令捕緝法外施行從之直史館修起居注蔡襄
言保州軍士閉城作亂殺黨中懦弱者十餘人指為首

惡以要朝廷招安臣與臣修臣甫已有論列欲令知定州王果引兵隨榜入城盡行誅戮不聞施行切以天下内外之兵百有餘萬苟緩誅殺決行之令將開驕慢叛亂之源今州兵殺官吏開城門從而招之使傳于四方明朝廷有畏衆不殺之恩官吏有觸事可持之勢何憚而不為也議者若謂今日北戎妄生釁端不可便於極邊之地張皇其事為敵人所窺是不知制兵之權而昧威戎之略也夫中國為戎狄所輕者本由朝廷威令不

行令以勁兵入城誅三千叛卒以絶天下禍亂之萌敵人咫尺必將竦動安慮其窺乎況事機不可失惟陛下特發睿斷而行之而朝議以諸道兵集保州城下未有統領因詔宣撫使富弼促行往節制之再降敕榜招安仍令田況等且退兵選人賫敕入城若遂開門即入招撫存之如尚拒命則益進攻其在營同居骨肉無老幼皆戮之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趨保州攻城甚急會有詔招安賊不肯降乘堞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李步

軍謂昭亮是日昭亮至與田況同諭賊賊終未信石侍禁郭逵徑踰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改下索我就汝語賊乃下索援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為亂由官吏遇汝致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語汝汝尚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為妄誕耶氣詞雄辯賊皆相顧色動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復下索名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信之爭投兵下

城降者二千餘人遂開城門納官軍其造迎者四百九十二人况具得其姓名令楊懷敏率兵入城悉坑殺之降卒悉分隸諸州宣撫使富弼恐後生變與轉運使歐陽修相遇於内黄夜半屏人欲謀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為乎既非朝命諸州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以劉涣為吉州刺史知保州涣至踰月虎翼軍士又謀反居人驚惶涣以单騎至械其首惡誅之一軍帖然

太平治迹統類卷九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

宋 彭百川 撰

仁宗平儂智高

皇祐元年秋九月乙巳廣南西路轉運使言廣源州蠻冦邕州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廣源州在邕州西南欝江之地峭絶深阻產黄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喜戰鬬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黄氏周氏儂氏

為首領互相刼掠唐邕管經畧使徐申厚撫之黄氏納質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趾蠻據有安南而廣源雖號邕管西羈縻州其實服役於交趾初有儂全福者及其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轉至儻猶州全福納之全福見虜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年十二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冐姓儂與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趾攻抜儻猶執智

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四洞及思浪州
附益之然內怨交趾居四年遂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
國改年景瑞求內附未即得於是始入冦皇祐二年五
月戊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交趾發兵捕廣源州賊儂
智高其衆皆遁伏山林詔本路嚴備之三年三月癸酉
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儂智高奉表獻馴象及生熟金銀
詔轉運鈐轄司止作本司意答以南原州本隸交趾若
與其國同進奉即許之四年四月儂智高貢方物求內

屬朝廷拒之後復金函書以請知邕州陳珙上聞亦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以交趾為讐且擅廣源山澤之利遂招納亾命數出㡬衣易穀紿言洞中飢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也乃與廣州進士黄瑋黄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紿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無以為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兵死是日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横山寨寨主右待禁張日新邕州都巡檢

左班直高士安欽横州同巡檢右班殿直吴香死之五月乙巳朔儂智高破邕州執知州北作坊使陳珙通判殿中丞王乾祐廣西都監六宅使張立初賊圍城珙令乾祐守來遠門權都監三班奉職李肅守太安門指使武吉守朝天門張立自賓州來援既入珙犒軍城上酒行而城破珙立乾祐及節度推官陳輔堯觀察推官唐鑑司户叅政孔宗旦皆被執兵死者千餘人智高閱軍資庫得所上金凾怒謂珙曰我請内屬求一官以統攝

諸部汝不以聞何也珙對常奏不報索奏草不獲遊挾珙出

珙病目不能視惶恐呼萬歲求自劾不聽并立乾祐輔

堯鑑宗旦害之立臨刑大罵不為屈逾月得其尸如生

而李肅武吉武緣令梅微之支使蘇與賊黄師宓有舊

獲免當智高未反時邕州有白闕出庭中江水溢宗旦

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珙珙不聽宗旦言不已

珙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及智高破横山寨即載其親桂

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懼死也既而賊執宗旦欲

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宗旦魯人始官京東與李道徐尚同四人為監司耳目號為四瞕人多惡之然其立節乃爾智高既得邕州即偽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歷赦境内師宓以下皆稱中國官名癸丑智高入横州殿中丞張仲回監押東頭供奉官王日用棄城丙辰入貴州知州秘書丞李珺棄城庚申入龔州知州殿中丞張仲回棄城辛酉入藤州又入梧州入封州知藤州太子中舍李校知梧州秘書丞江滋並棄

城知封州太子中舍曹覲死之封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鬬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覲避賊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都監陳曄引兵迎擊賊封州令率鄉兵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曄兵敗走鄉丁亦潰覲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捽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覲不肯從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耶幸速殺我賊猶惜其忠憤不忍殺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

日揬懐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駡賊聲不絶投其尸於江時年三十五壬戌智高入廉州太子右賛善大夫趙師旦監押右班殿直馬貴死之師旦稹從子也賊既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之曰汝亦欲吾走之耶乃大索得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

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然然不可以去爾死無益也遂與貴士卒固守城池當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安席師旦卧內大鼾明日盜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對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死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揮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大罵曰獠朝廷負爾何事乃敢反耶天子發一兵校前來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癸亥智高入端州知州太常博士丁寶臣棄

臣晉陵人也丙寅儂智高圍廣州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仲簡以爲妄囚之下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不爲備及賊始至令民入城民爭以金貝遺閽者求先入踐死者甚衆餘皆附賊賊勢益張乃命崇儀使知韶州陳曙領兵討儂智高朝廷初聞智高反詔進奏院不得輒報知制誥呂溱言邊防有警急一方有盜賊宜令諸路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非計也六月乙亥起復前衛尉卿余靖爲秘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直史館

楊畋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賊盜靖及畋各居父喪先是靖與知韶州者結輯農兵完葺堡障共為守禦計朝廷聞而嘉之又以畋素習蠻事故有是命既即喪受命靖後七月改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後十日畋召至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上賜以服飾御巾入對便殿即日加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而遣之甲申徙廣州兵部郎中天章閣侍直仲簡知荆南朝廷但以簡能守城故有是命不知廣人怨之深也丙午命知桂州

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時諫官賈黯言靖及楊畋皆許便宜從事若兩人指縱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矣靖專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衆不若併付靖經制兩路而靖亦言賊在東而使臣西非臣志上從其言故有是命樞密言蠻賊徒黨無慮二萬人日食米五百石非有資其糧食者則勢不可留須法外禁之辛酉詔犯者其首處斬從者配嶺南牢城舟車沒官初魏瓘築廣州城鑿井蓄水作大弩為守備及儂智高攻

城甚急且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竭努發輒中中輒洞潰賊稍屈知英州普江蘇緘始聞廣州被圍謂其衆曰廣與吾州密邇今城危在旦夕而恬不往救非義也乃募壯勇合數千人委州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駐兵黄師宓者廣人也陷賊中為謀主緘使縛其父斬以徇賊聞之喪氣時羣不逞皆旁緣為盜緘捕得六十餘人斬之詔懷其駈脅詿誤使復故業者凡六千八百餘人城圍日久數戰不勝賊方舟數百急

攻城南番禺縣令蕭駐者新喻人也先自圍中出募得海上強壯二千餘人以海船集上流水發會颶風夜起縱火焚賊舟煙欲屬天大破之積尸甲如山即日發縣門諸援兵及民户牛酒芻糧相繼入城城中人乃有生意每戰必勝而轉運使王罕赤自外募民兵遂入城益修守備賊知不可討圍五十七日壬戌解去由靖遠縣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攻賀州不克遇廣東都監張忠於白田忠戰敗被殺虔州巡檢董玉康州巡檢王懿連

州巡檢張宿賀州巡檢趙允明監押張全司理參軍鄧晃皆沒先是緘與洪州都監蔡保恭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扼賊歸路會忠自京師至奪而將之臨戰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為團練使爾曹勉之於是不介馬而前先鋒遇賊奔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濘不能奮遂中標鎗死甲子廣東鈐轄蔣偕擊賊於路兵敗南恩州巡檢楊達南安州巡檢邵餘慶權宜融州巡檢馮岳西路提刑王興楊用和皆沒八月丁亥楊畋既趨廣

南又奏請删康定行軍約束及賞罰格頒下并置檢法官乙卯詔諭旼曰智高乘颷鋭竊發二廣之民日俟官軍至故委卿節制之殄賊為期臨機赴變安用中覆今甲兵大集不能度形勢一舉撲滅乃奏請頒格令置檢法官此豈應速計耶或順風下掠瓊管及海瓗諸州厚戍則兵不足無備則寇乘之如能斷海道則不以日月掩速也詔廣南有捕獲儂智高者授正刺史賞錢三千緡絹二千疋獲智高母授諸司副使錢三千緡絹二千

疋獲黃師宓黃琮授東頭供奉官錢一千緡辛卯改新知秦州孫沔為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撫使内園使陵州團練使入内押班石全彬副之沔初入見帝以秦州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也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聞張忠死蔣偕敗帝謂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料宰相龐籍因奏遣沔行故有是命仍許沔便宜從事沔以南方兵連為賊所破氣懾不可用請發騎兵以益之且增選偏

裨二十人永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沔曰毋
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
倖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亾之道
也居二日促行與兵七百沔憂賊渡嶺而北乃檄湖南
江西曰大兵且至其善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
侵沔行至𡸣州復有詔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知英州
秘書丞蘇緘為供備庫使初廣州以賊遽至下及清野
故賊得肆掠後緘知賊將走分兵邊村渡扼其歸路布

槎木巨石幾四十里賊至果不得前遂環繞數舍入沙頭渡江由清遠縣道連賀州西歸摧傷者極多緘盡得賊所掠去物戊申智高殺鈐轄蔣偕何遵古張達唐峴皆沒丙辰楊畋降知鄂州命蔣偕稟州禁儲往韶州故也丁巳命余靖經制盜賊

己未贈嶺南諸州死事官有差庚申儂智高破韶州知州柳應辰棄城走洛苑使廣西鈐轄王正倫與賊戰於館門駙死之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從政三班奉職

徐守一借職文海皆被害州之山有數穴可容數百人民聞賊至走匿其中悉為賊所焚賊始至從政罵賊不絕口至以湯沃之終不屈而死楊畋曹修經畫事旣無功改命楊汅及余靖等上尤以為憂或言智高欲得邕桂二州節度使即降樞密副使梁適曰若爾二廣非朝廷有矣上問宰相龎籍誰可將者籍薦樞密副使狄青青亦請行上表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上壯

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初欲用入内都知人守忠為青副諫官李光言唐失其政以官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丙子詔鄜延環慶涇原洛掃蕃落廣鋭軍曽經戰鬬者各五千人仍逐路遣使臣一員押赴廣南行營從狄青之請也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相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落善射耐艱苦

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
卒用騎兵破賊丁丑儂智高入賓州知州國子博士程
東美棄城乙卯降空名宣頭榜子各一百道錦襖子金銀
帶三百付狄青以備賞功庚辰狄青辭置酒垂拱殿青
既行上謂輔臣曰青有威名賊必畏其來左右使令非親
信不可雖飲食卧起皆宜防竊發因馳使以戒之辛巳
内降守詔付狄青應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之復業其乘
賊勢為賊盜但非殺人及賊所脅從能逃歸者並釋其

罪已常刺面令取字給公憑自便若為人所殺而冒稱賊首級令識驗給錢米賙之其被焚刼權免戶下差徭見役仍寛與假使營葺室居凡城壁常經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而不固並加完築器甲朽弊不可用者繕治之右正言韓絳言狄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龎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禀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聽沔指揮甲申儂智高復入邕州知州禮

賓使宋克隆棄城克隆承賊踐蹂之後不能營葺守備頗縱士卒下諸山寨殺逃民詐為獲賊一級賞錢十千又詐給親兵帖以為賞有功及智高再至克隆無以禦賊遂遁去壬辰樞密副使王堯臣言請析廣西宜容邕等州為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儀藤梧龔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並選武臣為安撫都監兼知州事以統支郡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饋軍食有能完城壁廨宇營舍倉庫及拓復户口者計其功

遷一官詔狄青詳酌青以為便遂施行十二月壬申朔廣西鈐轄陳曙擊儂智高兵敗於金城驛東頭供奉官王承吉白州長吏噩死之曙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使承吉將宜州忠率五百為先鋒倉卒被甲以前遂致覆軍戊子余靖言交趾今歲當入貢屬儂智高道阻不通累移文乞會兵討賊宜從其請朝廷許之而狄青以為不可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且檄靖毋通交趾後朝廷卒用青計桀人亦服青有遠略

云皇祐五年春正月丁未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移文於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狄青合孫沔余靖二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前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為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己酉晨會諸將上堂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以敗亾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靖常迫曙出戰因離席而拜曰

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書生軍旅之責非所任也諸將皆股栗狄青既戮陳曙乃按軍不動更令調十日糧衆莫測賊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也翌日遂進軍青將前陳沔將次陣靖將後陣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即歸仁鋪為陣戊午賊悉其衆列三銃陣以拒官軍執大盾標槍衣絳衣望之如火及戰軍稍却右將開封孫節死之賊氣鋭甚沔等懼失色青

起自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衆不知所為大敗走儂智高復趨邕州王師追捕五十里捕賊斬首二千二百級其黨王師宓儂建中儂智忠并偽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首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國黎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慰遣使歸梟師宓等首於邕州城下得户五千三百四十一築京觀

於城北隅時有賊尸衣金龍衣衆以為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始至邕州會瘴霧四塞或謂毒水上流士卒飲者多死青甚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衆遂以濟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暴殘一方如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耀家收已而智高為青所破皆如其謠戰於歸仁也右班殿直張玉為先鋒北京副使賈逵將左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

而舉者斬及節搏及死山下逵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土兵
數困而心懾易呦苟待令必為賊所薄且兵法先據高者勝
乃引軍疾趨山立始定而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劒大呼斷賊
陣為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
大潰逵乃詣青帳下請罪青拊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
之有玉保定人逵藁人也二月丙子上謂輔臣曰狄青已破
賊立功將士宜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癸未以宣徽南院使
彰化節度使狄青為護國節度使樞密副使依前宣徽南院

使初廣南捷書至上大喜謂宰相龐籍曰青破賊卿執議之力遂欲擢青樞密使平章事籍以為不可力爭之罷乙酉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孫沔知桂州秘書監余靖並為給事中仍詔請留屯邕州經制餘黨俟處置畢乃還桂州狄青嘗問沔何以破賊沔曰使賊出上計收其寶聚退守巢穴則當徐圖之據邕州以拒我師猶為中計若恃勝求戰此計最下然賊有輕我心必出下計將成擒爾已而果然沔

與青夜謀帳中晝則推青自行之青治附賊者多誅殺沔靖與青分治所免釋數百人青既先還沔留治後事沔始受命數請騎兵又令軍中製張刀巨斧人謂南方地形不使騎而刀斧所用青竟用騎兵破賊賊皆翳大盾翼兩標置陣甚堅矢石不可動竟賴刀斧雜短兵博戰陣乃破人皆謂不及也賜狄青敦教坊第一區饋知邕州禮賓使宋克隆死除名春秋刺配沙門島溪洞都巡檢東頭供奉官同修城劉莊除名杖脊刺配福建牢

城賔州推官權通判王方靈川縣主簿權推官楊德言並除名免杖刺配湖南牢城永不録用坐儂賊再至棄城也斷敕既下其日大雨雹上急遣中使追敕已不及人亦頗閔之四月壬申狄青還朝置酒垂拱殿庚寅御崇政殿令蕃落騎兵布陣如歸仁破賊之勢觀其馳逐擊刺等第推賞仍以拱聖馬三百補其闕部大提舉教閲陣法右班殿直張玉遷内殿承制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孫沔還自嶺南帝問勞觧所服御帶賜之壬午命知

杭州沔自請也青既平嶺南上欲用為樞密同平章事宰臣龎籍曰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上乃從之上既從籍言後數日兩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御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為慮深遠矣丁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杭州孫沔為樞密副使余靖為工部侍郎侍御史梁蒨言賞薄沔青踐二府靖亦加秩十二月丁酉廣西安撫司言捕獲智高母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詔護送京師阿儂有智謀

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天資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敗走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卿収殘衆約三千餘人習騎戰復欲入寇余靖督部吏黄汾黄獻珪石鑑進士吳舜舉發洞兵入特磨恣掩襲皆獲之神宗熈寧元年夏四月客省副使狄諮召對青子也上念青之功曰征南得無遺事乎狄諮乃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圖至是上親為文遣使祭青而子諮亦稍擢用焉

仁宗平王則

慶歷七年十一月戊戌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本涿州人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經及圖讖諸書釋迦衰謝彌勒佛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别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福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黨人潘方静潘静雨以書謁北京留

守賈昌朝事覺被執不待期亟叛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刼庫兵得一走保驍健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閤提刑田京任黄裳持印棄其家縋出保南關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囚有憾司理王奬者遂殺奬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湙皆被害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榜所居門曰中京

居室廐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為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趙得聖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以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民守者伍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初變起倉卒衆莫知所為元亨自天慶觀促馬馳還廳事賊黨十餘人環甲露刃排撻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庫鑰元亨據案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敢弄兵乎我有

死爾鈴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鈴乎元亨厲聲張目用遂殺之賊爭攜鈴去及城破獲郝用斬以祭元亨之首昌朝遣大名鈐轄郝質將兵趨貝州十二月辛丑以貝州反書聞出劉子下中書樞密院亟擇將領兵往撲滅之仍令孟州定州真定府預設守備毋至奔逸壬寅遣宮苑使麥允言作坊使王凱徃貝州捕殺賊兵仍詔昌朝發精兵衛之高陽關都部署王信聞貝州亂亟領本部兵傅城

下甲辰即以信為貝州城下招捉都部署丙午夜有星如缶墜賊城庚戌權知開封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甲寅知倉州高繼隆知貝州遣内侍何誠用賫勑招安貝州軍賊

慶歷八年春乙亥明鎬言貝州距闉用工二萬人期三十日可興城齊賊亦城上設戰柵與官軍相當名曰喜相逢距闉將成又為賊所焚三日不滅既斬興乃用軍校劉遵計即南城鑿地道而入攻其城以牽制貝州民

有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明鎬帳約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既納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斷其絙以絶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縋而下是夜城幾克丁丑參政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撫使明鎬副之鎬督諸州攻貝州城久不下帝憂之問輔臣䇿安出彥博乞身往破賊故遣彥博宣撫使明鎬副之上大喜既而左右贊曰官家無憂貝州王則敗矣上益喜先

是梱帑夏竦惡明鎬恐其成功鎬所奏請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言軍事中覆不及願得專行戊寅詔許文彥博便宜行事彥博請用將作監主簿鞠得卿三人掌機宜文字許之明鎬所奏殿中丞王起等四人仍隨軍貝州賊謀竊出要刼契丹使明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壬午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之乙酉降空名告勑空頭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戰功是日彥博至貝州城下

乙未官軍攻貝州城北甚急賊盡鋭禦之而南城所穴地道潛達城中賊初不覺也閏正月庚子朔文彦博夜選壯士二百銜枚由地道入右班殿直曹竭等薦之出登城殺守陴者垂絙引官軍賊縱火牛大軍稍却軍校楊遂援槍中牛鼻牛還走賊衆驚潰王則開東門遁閤門祗候張綗縁壕與賊戰死之王信捕得賊餘黨保村舍皆焚死則自反至敗凡六十五日遂開封人也辛丑彦博遣李繼和來告貝州平賜繼和錦袍金帶彦博請斬王

則於大名府夏竦言所獲恐非真當覆視之乃詔以檻車送則京師王則之以貝州反深交龐旦與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刼軍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知州王咢夜出檄遣軍校攝事外邑而陰為之備翌日會寮吏飲酒如常黨愕不敢動咢刺則背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俟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洶洶謀刼囚咢謂僚吏曰吾不以累諸軍獨命取囚桀鷙者數人斬於市一郡帖然運使至囚未決者尚半訊之皆伏誅壬寅改貝州為

安武軍甲辰曲赦江北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沒者官為葬祭之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税改貝州為恩州戊申以文彦博為同平章事明鎬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王信為成德軍留後自餘兵官各以次遷餘賜緡錢有差贈馬遂為宫苑使遂初聞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將榜入城招降諭以禍福不答遂將殺賊而無助賊攢刀聚擊斷其臂遂罵賊曰恨不斬汝萬段賊殺遂而走解之事聞追贈其妻官其五子

劉滬城水洛

慶曆三年冬十月甲子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鄭戩言順德軍生戶大王家族元寧等以水洛城來獻其地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河渭田肥沃廣數百里雜氐十餘落無所從屬尋遣靜邊寨主劉滬招集其酋長皆願納質子求補漢官今若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三五萬及弓箭手共討西賊實為封疆之利從之劉滬先以右侍禁瓦亭寨監押權

靜邊寨主擊破党留等族斬一驍將獲牛馬槖駝萬計時任福敗邊城晝閉居民畜産多為賊所掠滬獨開門納之邊人謂滬為劉開門遷左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閤門祗候又破穆寧生氐西南去洛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輪銀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歸之其百工商賈自成全國曹瑋在秦州常經營不能得滬進城章川收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寨使人說城主鐸廝那令内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鐸

廝那及其酋屬來獻結公水洛露羅甘地願為屬户戩即令滬將兵往受地既至而氐情中變聚兵數萬合圍夜縱火呼嘯期盡殺官軍滬兵才千人前後數百里無援獨堅卧處因令晨炊緩食坐胡床指麾進退一戰氐潰追奔至石門酋皆稽顙請服因盡驅其衆隸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氐於城下遷内殿崇班四年春正月戊辰詔陜西都部署司涇原經畧司罷修水洛城從宣撫使韓琦奏請也然劉滬時已興役鄭戩又遣著

作郎董士廉將兵助之矣
甲戌命鹽鐵副使祠部員外郎魚周詢宫苑使周惟德
往陝西同都轉運使程戡相度鑄錢及修水洛城利害
以聞先是韓琦以水洛為不便奏罷之鄭戩固請終役
琦還自陝西即罷戩四路都部署戩既改知永興又極
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罷會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知
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為修城
有害無利議者紛紛不決故遣周詢等行視戩初命涇

原都監許遷將兵為修城之援及戳罷統四路洮亟召遷還之又檄瀘士廉罷役且召瀘士廉蕃部皆遮止瀘士廉等請自備財力修城瀘士廉亦以屬羌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意別生變日增版趣役洮再召之不從洮亟命瓦亭寨都監張忠往代瀘又不受洮怒令青領兵巡邊追瀘士廉欲以為節度斬之青械二人送德順軍獄時周詢等猶未至也蕃部遂驚擾爭収聚積殺民吏為亂又詣周詢等訴周詢等具奏詔釋瀘士廉

令卒城之參政事范仲淹言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
内政崇班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械送司理院
次切縁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水洛城即
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部署司押下軍馬其
人即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抗拒臣料其情葢本人在
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懼見
中輟之後本路責見其經畫不當故以死拒抗一面興
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見非有他意況劉滬是

沿邊有名將佐最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用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啣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將一例枷勘蓋狄青粗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來訴於闕下亦更多有臣僚上言紊煩聖聽雖知將帥行得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事利害致犯帥威昔陳湯矯詔命以破敵王濬違節制以下吳皆釋罪封侯以勸

將列伏望聖慈特選中使乘馹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滬范士廉所犯因依情罪奏聞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致因公被戮二則惜得狄青尹洙免彼二家骨肉稱寃致訟儻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文武臣效死以報聖德夏四月乙未諫官孫甫言切聞劉滬等修水洛城而涇原副使部署狄青以滬等不聽令並枷送德順軍此獄係一方利害但未知朝廷處置何如爾昔曹瑋常欲修其

城以通渭秦救援之師會邊防多事其志未克自西事以來邊臣亦要有營度者蓋其城在生蕃中未能通之昨鄭戩為四路部署與劉滬等具上修建之利而滬等入生蕃界服其衆漸立城堡朝廷已賞其功矣近聞韓琦等宣撫回以修城雖有利慮生蕃難制而功莫能就乞且罷其役戩固請城之且言滬等招得生蕃皆願借耕牛以助布種又城中有摧酤之利可以贍軍事苟不行滬等雖誅無悔緣狄青之意原與鄭戩不同戩既罷

四路青以韓琦等所奏使抽還水洛城援兵滬等自謂已見功緒正乞留兵以畢其役若便坐以違主帥之令則滬本以一方利害初禀朝廷之命領千餘衆在數萬生蕃中亦嘗戰鬭殺獲而終使之服屬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帥之言而罪之不惟勞臣不勸其招來蕃部得不驚懼乎雖然青為一道帥下有不從令而朝廷釋之青宜不快心況今之將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難以處置惟朝廷兩全之余靖言凡不受大將節

度者謂師行之際當進而退可行而止動臨機會必有勝負如此之類或違之者皆用軍法以一其衆今劉滬因脩城堡自有利害與夫臨陣逗遛不可同論又況水洛城在隴山其利可以通渭之援昔曹瑋在秦州固已經營及李紘韓琦相繼亦欲開拓而生户羌人或降或否故不克就今劉滬一戰而服數百千户因其勢而滅之雖留援兵不足為羅狄青所執但以築孤城於生羌之中恐賊昊來攻有難守之勢故與滬等異同因其忿

而執之耳朝廷欲伸大將之令而罪滬等則滬以威信招納戎人方來歸而謀者獲罪令後立功者怠而又失信於戎必不可也若以狄青倚公法肆私忿而責之則恐今後偏裨輕於違犯此又非朝廷之意也二者之間均是害焉臣愚以為生羌利我交易因滬招撫故獻其地非滬不可守也滬若失職戎將生心古者矯制及違其節度者因其立功則可贖罪今為朝廷計當切責滬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責其後效仍詔青等共體此

意滬等所築之城堞已就將軍既困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邊鄙安危之計非私於滬等倘有緩急通其策應勿以謀之異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滬等公按特於踈放無使羌戎因此疑貳歐陽修言邊將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劉滬等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且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韓琦自陝西來非以水洛為不便但

恐難得其城今滬能得之又有以城之正宜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之國家邇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沮狄青而釋劉滬則不惟於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劉滬經營水洛之初先以奮力身戰然後誘而服從乃是諸蕃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枷入獄則新降生户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自今邊將欲以威信招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更無可成之期

兼沿邊生户永無可召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陜西用兵諸將立事者少此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在秦州當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立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後誰肯於邊防立事者此其不便三也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援秦州而須渭州芻糧之助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城即得成他時狄青怒滬之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緩急不為之力則必須復此其不便四也若遂移狄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而易一部署

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最難處置者也近遣魚周詢定奪利害臣謂宜命一中使令周詢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重役蓋初有所禀且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今不欲直釋滬以挫卿之威宜自釋之後若出師臨陣而違節制者自當以軍法從事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大將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爾罪爾卒事以自贖俟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見如此

則水洛之利可固蕃户之恩信可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尚不如此未見其可也始狄青械劉滬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移邠州既而釋二人令任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罪狀別聽旨丙辰諫官歐陽修言近差魚周詢等相度修水洛城始聞蕃族見狄青械繫劉滬等因致驚騷今周詢却將滬往以此可見滬能恩信服彼蕃衆朝廷必知水洛之為利而不欲棄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難共了此事臣謂不得

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謂不可因滬而動大將今且移尹洙而不動狄青若洙更以恩從他路即不是因滬而屈大將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得全其功於邊防事體無不便三者皆獲其利不得有害大凡武臣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實爲武人理曲然終亦不服但謂報復盡是文臣遞相黨助輕沮武人況滬與洙争而滬實有功又其理不曲罪滬則沮邊武臣盡皷怨其害一也自西事以來擢用邊將固多能立

功効者殊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城尤為艱勤而功不在二人下今若曲加輕沮則武臣無復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其生聚恐他人不能綏撫苟别致生事則自今蕃部更難以招輯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顧慮則不與邊防生患此係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余靖又言水洛非劉滬不可守寧移青等不可移劉滬以失新附之心先是鄭

戩奏修水洛城乞令韓琦不與商量琦言臣任西邉首尾五年於水洛城事比他人知之甚詳因上利害十三條詔劉與魚周詢程戡戡已先具奏修城之利且言今欲畢工惟女墻未全棄之誠可惜宜遂令訖役乃詔戩等卒城之丁卯遣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已已徙知慶州孫沔知渭州知渭州尹洙知慶州用歐陽修之議也

慶歴四年六月癸卯改新知渭州孫沔復知慶州新知

慶州尹洙知晉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與沔易任沔以病辭乃别徙洙於是渭州闕守詔除狄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在陜西最為重地自范仲淹不敢獨當豈青粗暴所能專任章凡四上

慶歷朋黨

范仲淹出處大節附

大聖六年冬十二月甲子以大理評事范仲淹為秘閣校理初仲淹遭母喪上言執政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

惰去冗僭慎選舉敦教育養將才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使朝廷無過生民無怨以杜奸雄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亦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公實知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殊從之

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

親於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緣辱舉公每懼不稱為知已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愧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八年春仲淹言下陜西市木事（見拾遺門）明道二年春召仲淹赴闕與宋綬同召太常博士秘閣校

理范仲淹為右司諫初聞遺誥以太妃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亟上疏言范仲淹安撫江淮見明道聖政門諫仁宗勿追斥垂簾時事見聖政門二年冬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寖見疎而后挾莊獻勢頗驕後為莊獻所禁遏希得進及莊獻崩上稍自縱呂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與夷簡相結諷乘間言后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右司諫范仲淹因極對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命有司無得受

臺諫章疏夷簡罷政事因郭皇后故夷簡成仁宗所舉見聖政事乙卯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淨妃玉京沖妙仙師名清悟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仲淹既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侍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祁右正言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為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台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台諫諭以皇后

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衆譁然爭致其說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公不過引漢光勸上耳乃是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主上有堯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為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仲淹等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臣廷爭而夷簡即奏台諫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乃議逐道輔等

丙辰旦道輔等始至待漏院詔道輔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罰金二十斤故事罷中丞必有告詞至是直以勅除道輔比還家勅隨至又遣使押道輔及仲淹亟出城仍詔諫官御史自今並須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請對駭動中外絳平陰人也偕奏乞與道輔仲淹俱貶勸及少連再上疏皆不報少連疏曰臣初聞非時召兩府大臣議皇后入道一日之内天下喧然以為母儀天下固無入道之理翌日又聞兩府列狀乞降后為淨妃

臣與孔道輔范仲淹等恐詔命一行難於追復是以羣詣殿閤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令就中書商量宰相雖知其誤然猶責臣等飜覆率易故道輔仲淹斥守外郡臣等例皆蒙罰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也切覩戒諭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閤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絶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閤雪陸贄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

錫前史以為美今陛下未忍棄出皇后而兩府列狀議
降為妃諫官御史安敢默然陛下深思道輔等所言為
阿黨乎為忠乎又上疏言中宮動搖有大不可者二願
詔復中宮位號不報將作監丞富弼上疏諫畧云今陛
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今廢后已行未能悔過願
陛下亟還仲淹復其諫職減二過之一庶乎諫疏不絕
朝綱復振疏入不報
景祐元年秋壬申詔淨妃郭氏出居於外美人尚氏為

道士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曩者母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内悉令遣還其家長秘之位不可久虛當求德門以正内治丁酉范仲淹由睦州徙蘇州州比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游可興作未就又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庚子復詔仲淹知蘇州二年三月己酉知萊州左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侍直太常禮院言侍御史劉夔請去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

所加太字蓋入廟稱后繫於夫在廟稱太係於子然二
太后奉安別廟準禮未應去太字上以夔不習故曲詔
本台諭之夔崇安人也十二月昭宣使恩州團練使入
內都知閻文應領嘉州防禦使都知為泰州鈐轄尋改
鄆州鈐轄其子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士良為內院
崇班罷御藥院時諫官姚仲孫高若訥劾文應方命宿
齋太廟中文應叱豎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
不疑文應置毒者請并士良出之故有是命文應又稱

疾願留仲孫復論奏文應乃亟去文應專恣事多矯旨付外執政不敢違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將劾奏其罪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必死之上卒聽仲淹言竄文應嶺南尋死於道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為吏部員外郎知開封府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極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正侍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其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劇煩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

處彌月京邑肅然稱治三年春仲淹言孔道輔遷都事見都邑門五月丙戌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落職知饒州府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忌惡之時呂夷簡執政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進退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夷簡滋不悅帝常以遷都事訪諸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為四論以

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臣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且以未成為已功以急務為閒務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辨於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交章對其辭愈切自是降黜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意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時治朋黨方急士大夫畏宰

相少肯送仲淹者天章閣待制李紘集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數語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

戊子同知樞密院事韓億言昨蒙宣諭范仲淹常密薦臣臣自歷固行惟勵忠樸宸聰過聽擢贊樞密未常涉朋比之迹結左右之容况臣與仲淹既非婚姻又非故舊緣何契義輒有薦論舉臣以公則臣素無交托伏望曲照孤衷免嬰浮議必若以臣備位無補進退之際惟

陛下裁賜優詔答之仲淹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其合典禮故加優奬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恊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庭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麤疎漢皇吳主孰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聖德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壬辰靖落職監均州酒税乙未貶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

為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先是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諒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仲淹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雖國恩寛貸無所指名臣内愧於心有靦面目況余靖素與仲淹分疎猶以朋黨得罪臣不可幸而苟免乞從黜降以明憲典宰相遂逐之戊戌貶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歐陽修為夷陵縣令初右司諫高若訥言范仲淹貶職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勅榜中意頗同固不

敢妄有營救今歐陽修移書詆臣言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言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忤意逐賢人責臣不得盡言臣謂賢人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忤意逐之臣合爭臣愚以為范仲淹須以論事切直亟加進用今兹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意忤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召修戒

諭免惑衆聽因繳進修書修坐是貶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於時四賢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訥也不肖詩曰人禀天地中和生氣之正者為誠明誠明所鍾皆間傑從容中道無欹傾嘉謨讜論范京兆擊奸糾繆揚王庭積羽沈舟毀銷骨正人無徒奸者明主知漆固未遐棄兩轄五馬猶專城歐陽秘閣官職卑欲慮忠良無縱歧六幅長書披憂憤一責司諫必無夷人謂高君如撻市出見縉紳無面皮高君攜書

奏天子游言媮急尚容怡迋言希文諆疎濶貶彼南方誠為宜永叔忤意竄西蜀不免一中讒人譏司諫不能自引咎復將已過揚當時四公稱賢作不肖讒言入易天難欺朝家若有觀風使此語當預古人詩四賢詩不具錄泗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根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恢越職希恩宜重行貶黜庶絶奸諛不報而襄事已寢光禄寺主簿蘇舜欽上疏言歴觀前代神聖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匿不可以遍照故

無問愚賤之言擇而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覩乙亥詔書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切議恐非出於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廷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道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

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台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急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

耄踈隔之至也葢以議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英豪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献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於兹可為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求獻下及蒭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榜未削欺罔成風則惟堂下遠於千里切恐指鹿為馬事復見於朝矣舜欽二年丁憂三年上此疏居喪論事元祐元年及第

四年十二月壬辰徙知饒州仲淹知潤州監筠州稅余

靖監秦州秖夷陵縣令歐陽修爲光化縣令上諭執政令移近地故也尹洙不徙當考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畧曰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下失民望上戾天意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治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責咎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嘗奏

數日仲淹等得皆近徙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
用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
辨其不然仲淹訖得免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
牽連出語及范仲淹者皆指為黨人琳獨為上開說上
意解乃已
康定元年三月吏部員外郎知越州范仲淹復天章閣
待制知永興軍始用韓琦之言也上諭夷簡仲淹釋憾
見經制西夏要畧門先是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宋庠數與爭

論吕不悦上顧庠厚吕忌之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仲淹通書元昊又焚其報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深罪仲淹之甚也他日上前議事庠請斬仲淹樞密副杜衍力言不可庠謂夷簡助己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遂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不知實為夷簡所賣也於是因朋黨事葉清臣吴遵路宋庠鄭戩以同年進士皆出知州富弼言晏殊黨附夷簡

見大科門

慶歷三年春夷簡數求罷陜西運使孫沔上書言畧云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薦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王隨陳堯叟以忿爭罷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思已而復用也又云若薦賢才令公議雖失之於始而得之於終猶可寛天下萬世之責茍遂容身不救前過以謟佞為君子以庸懦為長者使之在廊廟布臺閣上惑聖明下害生靈為社稷計則必危為子孫計亦未

可保終吉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在陛下察之而已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蹇切夷簡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恨聞此遲十年耳人亦服其量也三月上擢韓琦范仲淹等一時賢臣布在朝廷天下大悦士大夫相慶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以美之其詩曰

於維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

晝開閶闔躬覽英才手鋤奸孽大聲渢渢震摇六合

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蹢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
天地嘉吉切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
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殊象重慎微密君相予久
予加乃績君乃相予笙鏞斯叶昌朝儒者學問該洽
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
汝誠予察太后垂簾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巇業
為汝司諫正予門闑為予京兆予言乃悅賊叛予夏
汝徃邊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

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粥予心慚悦粥每見予
無有私謁以道輔予粥言深切予不堯舜粥自笞撻
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週歲忠力勤竭契丹忘義
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詞慢悖粥將予命不畏不怯
幸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粥之勇
霜剡風裂觀粥之心煉金鍛鐵寵名大官實以酬渴
粥辭莫受其志莫奪惟仲淹粥一夔一契天實賚予
予其敢忽並來相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予之黄髮

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不越遂長樞府
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相其器魁櫑豈視居楔
其人謹朴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
知人予哲惟修惟省立朝轍轍言論喋呵忠誠特達
禄微身賤其志不怯常詆大臣亟遭貶出萬里歸來
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后含忠履潔
昔為御史幾扣予榻至今諫疏在予箱篋襄雖小官
名聞予徹亦常獻言箴予之失剛守惟聖尚修儔匹

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汝無箝舌皇帝明聖
忠邪辨别舉擢賢良掃除妖孽衆賢之進如茅斯拔
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爭
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
皇帝在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地進退不測
其動如天賞罰在手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遏奸進賢
知賢勿易非明勿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惑
聽則不滅既明且哲惟正惟直無作側僻皇帝汝極

皇帝一舉羣臣攝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

壽享萬年

九月歐陽修言呂夷簡罪惡滿盈事已彰著然而不敢言者蓋專主奪權脇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發讁又上言呂夷簡用僕人袁宗等二人為奉職身為大臣壞亂朝典又上言夷簡近於御藥院暗入文字李淑除翰林院學士歐陽修在延和殿西論淑奸邪請罷之又上言淑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若用之則小人轉得為

計富范論異同見君臣論治門四年四月上謂輔臣自
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言邪正之
黨唯聖心所察苟用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歐陽修作
朋黨論見謀國遠畧門

韓范論契丹入寇異同見經制契丹門

夏六月先是石介奏記於富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
怨介斥已乃使女奴習介書改伊周作伊霍字又撰廢
立詔上雖聞之不信而仲淹弼始懼不自安于朝二人
皆請出按西北邊仲淹陝西宣撫富弼河北宣撫冬甲

子殿直劉巽校理蘇舜欽並除勒停王洙落侍講知濠州校理刁約通判海州殿丞江休復監稅蔡州王益柔監稅復州周延雋降為秘書丞校理章岷通判監州起居呂溱知楚州殿坐周延讓宿州稅敏監徐綬等並出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執政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舜欽仲淹循前例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間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治其

事於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洙與妓雜坐而休復約延雋延讓又服慘未除益柔并以謗訕周孔坐之同時斥逐多知名士世以為過薄拱辰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獄事起樞密副韓琦言於上曰昨聞宦者操文符捕館職甚急衆聽紛駭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陛下聖德素仁獨自為是何也上悔見於色自仲淹出讒者益深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為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欲因一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

象無所可否乃名賈昌朝王拱辰等共議其事韓琦獨
言益柔少年語狂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
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
為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寛之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
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悦上獨識
之曰韓琦性直已已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
為朋黨君明臣哲垂榮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宵旰勵
志庶幾治古而承平之後澆競相蒙人務交游家為激

許吏相附麗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佯託薦賢又按察
將命者習為苛刻搆織罪端奏鞫縱横以重多辟至於
屬文之人類無體要詆斥前聖妄肆異言以訕上為能
以行怪為美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台採察以聞

唐介論張堯佐

康定元年冬十月癸未朔以御史河南郡君朱氏清河
郡君張氏並為才人張氏河南人父堯封天聖闕
容南郡依大姓曹氏以女妻之後以進士第補石門軍

事推官未行卒京師從兄張堯佐將赴官於蜀而曹氏請以諸孤從行堯佐以道遠弗許曹益困堯封母錢氏女也張氏時八歲與姊三人由錢氏入宮浸長得幸於上性聰敏便巧挾智數能探測人主意先後將迎上以其良家子待遇異諸嬪使累封清河郡君於是與朱氏並為才人朱氏開封府人也

慶歷四年三月己巳判登聞鼓院堯佐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諫官余靖言外議皆云堯佐識見淺近依託

后宫嬪嬙之勢已得内降指揮改賜章服又從内批與宫府差遣大臣依違不能堅執遂與府界提點伏惟陛下近歲以來絶斜封之官無私謁之寵以至公之心行至美之事安得外議如此臣深為陛下惜之又言堯佐修媛之世父進用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鑒上曰朕豈以女謁進人蓋因臣僚論薦后用之爾如物議不允更當授一郡耳堯佐竟不出明年閏月除通判慶歴六年九月御史知雜梅摯言權陜西轉運

使張堯佐非才由宮掖以進恐上累於聖德也七年七月壬午除户部副使張堯佐為天章待制河東都轉運使皇祐元年九月乙未擢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堯佐為禮部侍郎三司使御史陳旭言堯佐以后宮世父之親不宜使制國用不聽二年夏丙子諫官包拯陳旭吳奎等言三司使張堯佐任用以來百怪漸露上違天意萬口交譏下違人情陛下何庇一堯佐違天咈人而稔歲危闕者乎包拯又言堯佐久居是職失天下之

望誤天下之事臣為陛下痛惜之八月己未御史知雜何郯知漢州將行上疏言張堯佐充三司使已踰年若大享訖事衆謂陛下必以酬勞為名進用堯佐在兩府果如衆議則命下之日必以死爭陛下罷堯佐則傷恩黜言者則累德莫若富貴堯佐而如李用和處之正得宜也先是屯田員外郎彭思永入為侍御史極言內降之弊及祀明堂日有傳百官皆遷官時堯佐以宮掖驟進王守忠以出入禁闥被寵參政闕員堯佐朝暮侍命

王守忠亦求為節度使思永獨奏入上震怒吴舍郭勸言思永納忠不宜深罪上悟不復語尋罷侍御史為司封員外知宣州堯佐守忠之議遂格閏十一月巳未堯佐為宣徽南院淮康節度使景靈宫使庚申又加堯佐同郡牧制置使癸亥知諫院包拯言陛下即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超擢堯佐羣臣加切議於下黙而迹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也初執政希上旨一日除堯佐四使又以王舉正重

厚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朝議意舉正儒懦迤邐退避
動經旬浹則堯佐之命必遂行甲子舉正告謝上殿力
言擢用堯佐不當疏入不報戊辰退朝舉正留班廷爭
復率殿中侍御史張擇行唐介包拯吳奎陳旭於上前
極言且於殿廡切責宰相上聞之遣中使諭旨百官乃
退已已詔近臺官累乞罷張堯佐三司使及言親連宮
掖不可用為執政之臣若優與官爵其體差使遂除宣
徽使廡已指揮自今妃之家毋得除兩府職任今臺諌

官蓋有言責其言雖過惟陛下矜察然寵堯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堯佐亦奏辭宣徽景靈使乃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成例卒不行

皇祐三年八月辛卯淮康節度使同郡牧使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判河陽御史中丞王舉正言堯佐自罷宣徽半年端坐京師今復受之益增鄙誚此乃執事之臣不能執奏制命既行有損聖德若陛下不納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堯佐濫賞竊位之典即乞黜臣以戒不識

忌諱之臣不報知諫院吴奎陳旭包拯相繼言之庚子詔自今張堯佐别有改遷檢會此劄子進呈執奏仍詔除宣徽使自今不得過二員十月丁丑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責授春州别駕初堯佐除四使介與包拯力争又請王舉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景靈宫宣徽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判河陽或云補外不足争介以為宣徽次二府不計内外獨争之上諭介除擬初出中書介言當責執政請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許於是刻窄

相文彦博專權任私挾邪為黨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緣此擢為執政恩州平賊幸會明鎬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堯佐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彦博謀姦迎合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於后宫之名内實為自謀之計乞斥罷彦博以富弼代之臣與富弼亦昧平生不敢私也上怒甚却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上於坐急召二府

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彦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彦博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於上前彦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辭益堅立殿上不去上令送御史臺劾介既下殿彦博再拜言臺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乃詔當制舍人即殿廬草制而責介春州别駕時上怒不可測羣臣莫敢諫左正言蔡襄乃進言介誠狂直容受直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貸之翌日中丞王舉正上疏言責介太重上亦

中悔恐内外驚疑乃勑朝堂告諭百官改介英州别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無令道死而介之直聲自是聞於天下介江陵人也知制誥胡宿言唐介坐言事得罪不可著為後法殿中侍御史梁蒨亦言陛下愛介故遣中使護送之即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後世能無以殺疑乎上曰誠不思此急追還中使亦言禮部尚書平章文彥博罷為禮部尚書觀文殿知許州或言張堯封文彥博父客也彥博知益州

貴妃有力焉因諷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問曰從何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彥博與妾父有舊不然妾焉使之特以進於上耶上悅自是屬意彥博及爲參政明鎬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日日上殿何益於國妃密令人語於彥博翌日彥博入奏乞身往破賊上大喜彥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因明鎬以成功其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雖坐貶彥博亦

出事之有無卒莫辨之或云燈籠錦乃彥博夫人遺妃
而彥博初不知介章乃梅堯臣書竄之過矣四年春正
月徙英州別駕唐介為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三
月郴州監稅唐介為秘書丞六月壬辰秘書丞唐介為
主客司員外郎通判潭州五年丁未通判潭州唐介為
殿中侍御史知復州戊午新知復州主客員外郎殿中
侍御史裏行唐介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遣內侍
賫告勅賜之介貶斥之二歲復召諫者謂太子優容言

事之臣自古未有也冬十月丁巳殿中侍御史唐介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介始入見無一言及遷謫上曰聞卿遷謫以來未嘗有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後數日論得失因言於上曰臣繼今言不行必或固爭之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解官職許之

至和中二年六月戊申文彦博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冨弼同相

嘉祐元年八月癸丑江東轉運使工部員外郎直集賢

院唐介為戶部員外郎時殿中侍御史吳中復乞召介還朝宰臣文彥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所奏召用之故有是命五年秋七月戶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從介請也敕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郯封還之言介為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外出召介復知諫院如故

太平治迹統類卷十